



桥

于 敏 著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桥

于 敏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59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“桥”是解放后第一部故事片。我們特請作者將文学剧本整理出版。

“桥”描写在偉大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，工人同志怎样以主人翁的姿态克服困难修好了一座鉄桥，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軍。当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，条件十分困难，但共产党员老梁带动群众想办法，沒有白云石他們用耐火磚代替；沒有鑽床，他們用風鑽代替；沒有鋼，他們扒开积雪寻找廢鋼，终于在極短時間內，修好了江桥。

桥

于 敏 著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北京財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· 印張 $1\frac{1}{2}$ · 插頁1 · 字數35,000

1959年6月第1版

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3,800册 定价：0.17元

統一書号：10051·156

1947年初春。

严寒的夜晚。一座断桥横跨在冰封的大江上。

在断桥附近，野战大軍向江南挺进。

風雪呼嘯。騎馬的指揮員，步兵和騎兵的行列，都奮勇地向前。

照明彈閃耀在遠處的天空。

炮車的輪子碾在積雪上，留下很深的轍印。

猛烈的炮火在轟击。一陣陣的烟柱冲天而起。

紅旗招展。部隊冲鋒了。炸毀的碉堡上插上了滿是彈痕的紅旗。

俘虜一个个举起双手，从殘破的碉堡里鑽出来。战士们執槍監視着。

周圍烟霧弥漫。战士背着伤号，担架抬着伤号，从沒膝的深雪里走出来。

二

白茫茫的曠野。兩匹快馬穿过飞雪和冷霧，从远处馳来。馬上是年青的參謀和小通訊員。

在斷了的大鉄桥旁边，一長串大車拥塞在一起，不能前

进。这都是向前方运送弹药给养的。车夫狂怒地呼喝着，挥舞起鞭子。鞭响，马嘶，夹着风雪声，响成一片。担架队正往后方赶路，从拥挤的大车跟前走过去。参谋骑马驰来，下了马，走向担架队。听见伤员在担架上叫道：

“老乡，老乡！”

“同志，什么事？”老乡赶紧放下担架。

“老乡，什么时候上火车呀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冷呀，伤口冻的痛呀！”

老乡赶紧脱下棉衣，给伤员盖上。

“这里江桥没有修起来，两头火车接不上，同志，忍着点吧。”

拥塞了的大车还是不能前进。满身霜雪的马呼哧呼哧地蹒跚着蹄子。后边的车夫跑上前来，没好气地骂道：

“你倒是快走呀，死啦！”

“谁不想快走？你把江桥修好，坐火车走！”另一个车夫也没好气地说。

这时参谋拉马走到跟前，问车夫道：

“老乡，这到江北岸车站还有多远？”

“还有十几里。”

三

江北岸车站。小房子埋在积雪里。远处火光闪闪。

火车隆隆地进了站，停住。战士纷纷从车上跳下来。重载的火车又向前驶去。

风雪吹得眼睛也睁不开。参谋和通讯员骑马跑来。参谋把缰绳交给通讯员，自己向军事代表室走来。

軍事代表正給一群戰士圍在核心。都是來交涉運輸物資和傷員的。他應接不暇，一面又向電話耳機里叫道：

“好，啊，快到啦？二十節車皮？……”

參謀走進來，聽見戰士們嚷成一片：

“哎，同志，第六號車皮……”

“你怎么搞的呀，車皮不夠啊，二十節車皮呀！”

“同志，我等兩個鐘頭啦！你怎么啦？”

“哎，怎麼辦哪，二十節車皮能夠么？”

“軍事代表，第六號煤渣所的車皮，停在幾號道上？”

“在四號。”

“同志，二十節車皮不夠。一共八十多個傷號呢，同志！”

電話鈴響了。軍事代表接電話：

“喂，……慢？同志，江橋修不起來，兩頭火車接不上，當然慢啦。……好吧，這就對了嘛。”

參謀早擠進人叢，這時才找到空隙，趕緊向軍事代表打招呼：

“同志，我是從前方司令部來的，到這邊了解運輸情況。”

軍事代表放下耳機，對參謀說：

“同志，你先坐下歇歇。”

電話鈴又響，他又接電話：

“喂，怎么？七十三誤點啦？哎呀！”

戰士們又焦急地吵嚷起來：

“我要求你給我二十節車皮，另外再給二十個爬犁。”

“哎，同志，重傷號實在挺不住啊，現在還在雪地里凍着呢！”

后边的又挤上来。

“哎，同志，不要挤嘛，我等一天啦。”

軍事代表忙安慰大家：“同志們，不要急呀，都要解决的。（轉向參謀）你看見了吧？后方的彈藥給養，不能很快送到前方去，前方的傷號又不能很快后運！”

參謀記在小本子上，听軍事代表繼續說：

“仗越打越大，光靠大車怎么能行？關鍵就在江橋。江橋要能早修起來，什么都好办了。”

大家都贊成，齊聲叫道：

“对嘛，江橋修好，什么問題都解决啦。”

“快修江橋吧。”

參謀收起小本子，站起來說：

“好，我馬上回前總去彙報，立刻建議總部，趕快修江橋。”

電報機噠噠地响着。電報員在忙着發報。

四

工程部長从鐵路總局大門走出來，手里拿着一卷圖紙，走下台階，上了汽車。他是一個四十多歲、神態沉着的人。汽車駛過街道。

汽車來到鐵路工廠大門前。門警做個手勢，要汽車停住。

“同志，哪部分的？”他去到汽車跟前。

“鐵路總局工程部。”

“哦，工程部長啊。”

工程部長微笑地向他點頭。汽車開進了鐵柵門。

五

工程部長推開廠長室的門。廠長離開座位，迎上前來。他有三十多歲，體格健壯，剪的短髮，一臉朝氣。

“哦，鄭部長啊！”

“前方來了急電，要修江橋。”

工程部長展開圖紙，又向廠長說：

“總局的意思，要你們完成這四孔橋的橋座子，還有全部鋼板的鉚釘。這座橋的全部工期是一個月，給你們的時間是十五天。今天是三月十六號。”

廠長走到寫字台前，在日曆上劃了一個記號。

工程部長走到廠長跟前說：“時間是最要緊的，四月中旬一化冰，江面上搭不住架子，橋就修不成了。”

“我看請我們總工程師來商量一下吧。”

“好嘛，大家商量一下好。有什麼困難，我也了解一下。”

工程部長說着走到窗前，向外一望，外面是白茫茫的積雪，遠處是一座座廠房的輪廓。

廠長拿着耳機說：“喂，總工程師么？請你和技术科張科長、作業科盧科長來我這兒一下吧。”

一張大桌子，上面展開圖紙。廠長、工程部長、總工程師、技术科長、作業科長圍在桌前，審視圖紙。

“趁部長在這兒，咱們大家談談吧。”廠長說。

“這麼大的工程，就給十五天的期限，我生平還沒有這樣的經驗。”總工程師微微搖頭，沉吟地說。他大約有四十

岁，高高的身量，还保留着知識分子的矜持。

“你看得几天？”厂長問。

“就是材料都齐全了，也得四个月。”

工程部長走到总工程师跟前，恳切地問道：

“那么主要的困难是什么呢？”

“別的先不講，目前材料就是个大难题。鋼板有么？氧气有么？还有，倒桥座子，先得化鋼，化鋼得用电爐，可是爐呢，电呢，鋼呢？在哪兒？”

“鋼板和电的問題倒还好办，我負責向路局交涉。”工程部長說。

技术科長看着牆上的电爐圖样說：“这个电爐一年多沒用了。現在正动手修理，不过，能不能修好，修好能不能使用……”

“是啊，”总工程师接上說，“就是爐修好了，鋼呢？目前連廢鋼也沒有啊。这么一大堆难题，十五天期限，这我是沒有办法的。”

他垂头丧气，显得完全沒有信心。厂長站起来說：

“仗是越打越大，桥是非修不可。困难自然不少，全靠大家想办法就是了。”

总工程师却伸出兩手来：“叫我兩手空空地想办法？厂長，你問問技术科長，作業科長，日本在的时候，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日本在的时候，要啥有啥，如今可不能比了。”

厂長一听这話，縱声笑了：

“提起日本，我倒有話說了。我們在山东跟日本整整打了八年。一把鉗子搞起个兵工厂，还不是空手起家的。靠什么？主要是靠工人和技术干部的共同努力，大家动手动脑来創造。如今咱們厂里，工人有三四千，又有你們各位。只

要都發動起來，共同創造，什麼困難都會克服的。”

“技術上我倒可以負責做出計劃，至於發動群眾，我可是一直沒有這個經驗。”總工程師冷笑說。

工程部長想很快打開這個僵局，就婉轉地向總工程師說：

“這樣吧，鋼板由路局發。電呢，我跟發電廠交涉，其餘的問題，你們盡力想想辦法。”

廠長卷起圖紙，交給總工程師：

“一切困難都由我負責好啦。請你先把設計搞出來。”

“好吧。”總工程師接了圖紙。

“你們二位也多辛苦一下，幫助多想些辦法。”廠長又對兩位科長說。

工程部長和廠長送出總工程師和兩個科長。

“我很同意你的意見，”部長說，“是應當發動全體職工來想辦法。工期可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拖的。”

他諄諄地叮囑着，拿起大衣，又說：

“困難是一定不少的，工廠的黨組織一定要撐起來才行。我先回去開會，還有什麼困難，隨時告訴我好啦。”

“好，我打算跟工會談談。你放心好啦，我一定盡力完成任務。”

廠長送工程部長走出門去，回轉身來，看着牆上的電爐圖樣，沉思地說：

“必須先解決電爐問題。”

六

席卜祥蹲在電爐前，悠閑地吸煙。他最多有三十歲，一副瘦格棱棱的骨相，一臉懶洋洋的神情。一個精壯的小伙在

爐盖上大声叫：

“席卜祥，你还干不干呀！”

他名叫吳一竹，显得渾身是用不完的勁兒。

席卜祥尖着嗓子說：“你就会穷喳呼，瞎忙呼！”

一个老工人提着灯走到席卜祥跟前。

“你还在这里歇着呀，你可真是個寶貝！”

他斜了席卜祥一眼，提着灯走过去。席卜祥無动于衷，仍然在吸烟。

大家都在緊張地干活。厂長走进来，来到席卜祥跟前。席連忙站起来。

“席卜祥，你們……”厂長亲切地和他打招呼。

“我抽了袋烟，歇了一会兒。”席卜祥掩飾地說，急忙把小烟袋挂在腰上，往爐上爬。

厂長站在爐旁，叫那个小伙：“吳一竹！”

吳一竹停下手里的活，笑着应了一声。

“吳一竹，你們組長老梁的病好点了么？”

“好是好点了，还得养几天。”

厂長走到爐口。老工人提着灯，正在探視爐內。

“老程，这爐修的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这爐盖呀，我們能拾掇，爐里头呀……”

他提灯向爐里照，指点着說：

“厂長你瞧，这爐一年多沒使了。咱們沒有白云石，拿什么修呀？我看非得老梁来不行。”

“好，你先忙着，我去看看老梁去。”厂長說。

梁日升家。

梁妻从爐子上拿下药壺，把药倒在碗里，端到老梁面前說：

“吃药吧。”

老梁靠牆坐在炕上，身上披一件破棉衣。他一臉病容，但是还在用功，正拿一本共产党員課本看着，一面在小本子上練習生字。

“不忙！”他漫不經心地說。

門外傳來厂長的声音：“老梁在家么？”

“厂長来啦。”

梁妻赶紧放下药碗，迎上前来。厂長推門进来，笑着向梁妻点点头，走到炕跟前。

“老梁，病好点了吧？”

“好啦。”老梁說着，想下炕站起来。

厂長忙阻止他，就势坐在炕沿上。梁妻端来一碗开水。

“厂長，喝水吧。(又轉向老梁)你看着孩子，我去挑担水。”

厂長看梁妻走出去，对老梁說：

“前方下来急电，要咱們修江桥。”

孩子哇哇地哭了。兩人連忙笨手笨脚地去拍孩子。

“要咱們造桥座子，还有鉚釘，可是电爐一年多沒修了，怎么完成这个任务？”厂長盯住老梁那黃蠟蠟的臉。

老梁低头想了一下，抬头看看厂長焦急的神色。

“电爐倒好修，就是沒有白云石，得想个什么办法才行……”

这时总工程师正在画圖样，身子俯在架子上。

技术科長走进来。总工程师轉身对他說。

“我看，这簡直是所謂主观主义。又沒有材料，又不給時間，看他們怎么修吧。我真不懂。”

“我也不摸底。不过他們敢訂这样的計劃，也許还有些道理吧。”技术科長不敢肯定地說。

总工程师咯咯地笑了。

“道理，我看是巧妇难为無米之炊！”

他还是沒有信心。

梁日升家。

老梁听完厂長的話，果断地說：“好，就这样吧。”

厂長怀里抱着老梁的孩子，輕輕地晃着，小孩子睡熟了。

“可是光咱們党员使勁还不够，还得把全厂發动起来才行。目前很多人沒有信心，咱們要把他們帶起来干。化鋼是第一关。只要你电爐搞好，准能大炮一响，四面开花。”厂長特別加重語气地說。

“好，干吧，想办法。”老梁簡單但是滿有决心地說。

厂長把孩子放在炕上。兩人輕輕地給他拉上被子。

“好，我們打算开积极分子会。我看你不必去啦。我再去找別人談談去。”

他向門外走。梁妻迎面走进来。

“怎么，厂長你走啊？”

老梁見厂長走了，心里一陣發热，坐不住了，下了炕，拿起棉衣要走。老婆連忙擋住他。

“你怎么了？你药也不吃，又起来干啥？”

“来了活，我躺不住啦。”

“哎，你忙也不在这一会呀，你吃了药再去不行？你看药都凉了，我给你热热去。”

“你怎么老记住我吃药呢？日本在的时候，又怎么样？咱们吃的什么？住的什么？我有病又怎么着了？现在前方活要的紧，不把前方支援好，能保住这个家呀？”

他穿好棉衣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老婆呆呆地站在当地，一时不知怎样才好。小孩忽然哭起来，她急忙转身去抱小孩。

老梁走在工厂外边的雪地上。大北风吹得人站不住脚。他弯着身子向前挣扎。

八

风锤噔噔地响。老侯头和工人们正在铆钉。他快六十岁了，一头稀疏的花白头髮，但是精神旺盛，干活像小伙一样利落。厂长走到他身边。

“老侯。”

“啊，厂长。”

“又有活要干啦。”

“干呗，工人不干活干啥呀。”

“这活可不比平常，光铆钉就五万多。”

“五万就干他五万！我这把老骨头卖给他好啦。”他拍拍手里的风锤说。

“鑽眼床子不够，真愁人哪！”在一片噔噔的铆钉声中，厂长凑近老侯的耳朵。

“唔，想办法好啦。”老侯豪爽地说。

“你有把握么？”

“厂長，你是有意逗人是吧？我老头子是那嘴上沒毛的人哪？”他不服气了。

“好，有你老英雄一馬当先，我还用愁！”

老头子天真地笑了。厂長又进一步向他說：

“可是光你一个人不行啊。你得想办法帶起一批人来，回头到厂長室，我們一起开个会吧。”

“好，对。”

他看着厂長的背影，眯着眼睛想了一会，又动起他的風錘来。

厂長出現在电灯厂，在忙碌的工友中間走着，亲切地和他們打招呼。

他出現在汽錘厂。

他在一排車床中間走过去。

字幕：为了支援战争，为了胜利，工人们起来啊！

机枪扫射。我軍冒着炮火前进。

汽笛声划破冬天宁靜的早晨。

一列噴出濃烟的火車駛过去。工人蜂拥地跨过铁路。

九

正是下班的时候，电爐組的工友們收拾好家什，三三五五地走了。老梁却还在电爐跟前，上下查看它。吳一竹从爐盖上跳下来，走近老梁。

“組長，爐盖我們能拾掇，爐里边可怎么办？”

老工人和席卜祥也正穿好棉衣，提起飯盒子要走。

“沒有白云石拿什麼修啊。”老工人說。

“叫上級去買唄。”席卜祥滿不在乎地說。

“現在你買也沒處買！”老工人很生氣地自己走了。

“那怎麼辦？”席卜祥掄起飯盒子也走了。

吳一竹怒目盯着席的后影，氣呼呼地說：

“淨他媽的說廢話！”

老梁不理會他們，一個人呆看了半天，忽然看見一堆耐火磚，走過來拿起一塊，翻弄着研究了一會，好像悟出了什麼。老工人正好走過來。老梁拉住他。

“老程，咱們沒有白云石，我想拿耐火磚來代替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“從前沒有使喚過，怕不保準吧。”

老梁想了想，還是決心試驗一下。

“你把瓦斯給我拿來。”

老工人拿來瓦斯槍。老梁戴上藍玻璃眼鏡，拿瓦斯槍觸在火絨上，熾烈的火焰噴射出來。老梁開始燒耐火磚。

“回去吃飯吧。”老工人叫他。

“啊。”

“回去吃飯吧。”

“你先走吧。”老梁說，又低頭燒耐火磚。

老工人走出去。吳一竹穿好棉大衣走來。

“組長，廠長不是說要開會么？”

“你先去吧，我待會兒就去。”

他仍然一心一意地在燒耐火磚。

厂長召开的积极分子会开始了。厂長室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，团团地坐在沙發上、椅子上。飯盒子放在溜光的大桌子上。厂長站在大家当中講着：

“我們天天喊支援战争，支援战争，如今，前方下来紧急任务，有些人可叫困难吓倒了。我們工人怎么办，也跟着躺下去么？”

吳一竹开門进来，悄悄找个位子坐下。

一个工人拍拍自己的胸脯，对旁边的伙伴說：

“要脊梁骨是干啥的呀？”

“对，咱們有脊梁骨，就挺起来干，这技术活兒，誰还不知道，你兩天干的，我一天也能干出来。”

“可不是，”吳一竹坐在老侯身边，接着說，“那就看你怎么个干法。日本在的时候，我一天給他上两个螺絲，下班的时候，我又給他擰下来。那不也是一种干法。”

老侯大笑：“对嘛，对嘛，是这样嘛。”

大伙也大笑。

老侯头站起来，大骨节的手指头插在花白头髮里，看看大家說：

“我也說兩句，你們可別嫌乎啊。”

他走到写字台前，倒了一杯水喝下去。

“老侯头又打开話匣子啦。听着吧，說起来就没个完。”
一个工人对旁边的伙伴低声說。

老侯头喝完水，抹了一下滿是鬍子楂的嘴：

“我說，咱們从前为啥磨洋工？那是因为人家不拿咱当人嘛。人家有錢人和日本的一条狗，你見了不得不讓路啊？咱們